

五年间，榆林候鸟式南迁减少了

9月9日，13岁的琳琳（化名）在榆林市儿童医院义诊现场第二次接受了尹佳的问诊。琳琳从2018年开始出现过敏症状，在当年北京协和医院组织的义诊中，被确诊为过敏性鼻炎。此后的5年间，一到9月，就到了一年中她最难熬的时刻。打喷嚏、流鼻涕，晚上睡觉时因为鼻子塞得不能通气，只能张口用力呼吸。有几次，她在梦里都喘不上气，从睡梦中惊醒，借助鼻喷药物才能呼吸。

“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发展为哮喘？是否需要脱敏治疗介入？”10岁的熙熙（化名）也是一名过敏性疾病患者，从7岁开始，每年的7月到9月，她日日用盐水冲洗鼻腔。最难受的时候，从一侧鼻腔冲洗，另一侧鼻腔就会流出血水。早晨醒来时、夜晚入睡时，她都出现了明显的喘息困难。熙熙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蒿草、猕猴桃、坚果过敏。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关凯使用前鼻镜给熙熙检查发现，肿大的下鼻甲几乎要将熙熙的鼻腔堵死，这样极易发展为鼻窦炎。

不过，在尹佳看来，当地患者的治疗意识在提高：使用鼻喷剂，冲洗鼻腔，在发病期间正确用药，寻求过敏原特异性诊断，进行脱敏治疗。而在五年前，很多患者不了解，也做不到。

“到清涧症状就缓解了，到西安就会彻底好转。”清涧县位于榆林市南部，而西安市，则在距离榆林市以南500公里外。2019年以前，很多榆林市民摆脱过敏的办法，是像候鸟一样向南方迁徙。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在毛乌素沙地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曾是全国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琳琳妈妈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时，天总是昏黄的，沙尘暴时时来袭，上学的几百米路途，会把她变成一个“小泥人”，眼睛、鼻子、嘴巴里都塞了沙粒。

为了治沙，当地栽种了大量治沙植物，但只有沙蒿的生命力最顽强。70多年来，治沙效果显著，根据2023年6月榆林市公开的数据，毛乌素沙地不断缩小，陕西的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公里。一些当地民众认为，种植沙蒿后，过敏却越来越常见了。

琳琳记得，2018至2019年间，好几个同学因为过敏，上课喘得厉害，无法继续学习，不得不转学到了西安。琳琳妈妈身边的几位患有过敏性鼻炎的同事不得不每天戴着口罩上班，到了这个季节，得请4~5天病假去清涧或西安避一避。

近两年，“候鸟”南迁的情况有所减少。今年以来，琳琳妈妈的同事都摘下了口罩，而琳琳身边，也没有因为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转学的孩子了。他们能感受到身边一些微小的变化：榆林市气象局开设了“榆林花粉播报”小程序，由机器监测、播报每日每个区域的花粉浓度。过敏性鼻炎被纳入慢特病管理报销，每人每年可以报销2000元。而在榆林街头，高耸的栏杆上有自动定时喷雾器，以抑制花粉通过风媒传播。

关凯告诉健康时报记者，五年了，最大的感受就是随着当地的绿化率提升，当地政府、卫健系统、市民对于过敏性疾病的重视度、认知度也大大提升了。

沙地与绿洲之间 一座北方城市 防治花粉过敏的第五年

健康时报记者 徐诗瑜

阅读提要

■ 2022年9月，榆林市暴发一场规模较大的雷暴哮喘。一位当地卫生院院长向健康时报记者透露，雷暴发生后的2个小时，榆林市各个公立医院都被挤满了。而根据一位当地三甲医院医生提供的信息，当天该院共接诊了超过2000名过敏性疾病患者。

■ 如今榆林市多家公立医院建立了应对雷暴哮喘预案，院内随处可见“雷暴天气突发过敏性哮喘就诊流程图”。今年9月以来，榆林市卫健委组织在全市四个点位发放过敏性鼻炎急救包，包含5个N95口罩，一个鼻喷制剂，一个中药香囊和一本过敏性鼻炎防治的宣传册。截至9月8日晚，已有16万市民领取了急救包。

“刚下飞机就能闻到蒿草的味道，熏熏的。”9月8日，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到达陕西省榆林市，开展普通人群过敏性疾病流调，帮助当地义诊。距离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专家团队初次来到当地，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这座在沙地和绿洲之间生长的北方城市，花了整整五年时间，试图寻找一条防治花粉症、对抗过敏性疾病的道路。

蒿，榆林最常见的植物之一，易生长，有利于水土保持。每年7月到9月，是蒿草花粉播散的季节，同时，也是秋季过敏人群的高发期。根据陕西省榆林市卫健委联合北京协和医院2019年的调查，初步显示蒿属类花粉是当地过敏性鼻炎患者致敏原之首。2023年，榆林市政府将持续性开展过敏性鼻炎防治列为“2023年十件民生实事”之首。



9月9日，中国医师协会变态反应医师分会会长、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尹佳（中）在陕西榆林市儿童医院为过敏性疾病患者义诊。徐诗瑜摄



9月8日，陕西榆林市镇川镇卫生院内，当地居民通过问卷形式参与过敏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徐诗瑜摄

题图为毛乌素沙地上，大量沙蒿生长，陕西的绿色版图不断向北推进。赵迪摄